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红楼、西游及浮生六记论集

陈毓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红楼、西藏及养生六记论集

陈寅恪著

（平装）49.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红楼、西游及浮生六记论集

陈毓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西游及浮生六记论集 / 陈毓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203 - 2110 - 5

I. ①红… II. ①陈…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集②《西游记》研究—文集③《浮生六记》—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45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7.25
插 页 2
字 数 575 千字
定 价 1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 江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第一辑 红楼梦研究

曹雪芹佚著辨伪	(3)
曹雪芹画像辨伪	(45)
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88)
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	(102)
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	(115)
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133)
《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	(153)
《红楼梦》怀古诗试释	(161)
《红楼梦》第四回校勘整理札记	(179)
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195)
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204)
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给茅盾同志的信	(212)
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质疑	(216)
论《红楼梦》的物的描写	(231)
曹雪芹、高鹗与曹纶	(243)
《红楼梦》说书考	(248)
何处招魂赋楚蘅	(260)
《红楼梦》与民间信仰 ——读甲戌本札记	(271)

三春去后诸芳尽

——《怀古诗》三首试析 (282)

《红楼梦》与西太后

——介绍管念慈的《锦绣图咏序》 (292)

《红楼梦》和《浮生六记》 (296)

《读红楼梦随笔》作者考 (311)

第二辑 红楼短论

《枉凝眉》曲末句之校读 (327)

曹雪芹何时开始写作《红楼梦》 (329)

古人说“天然” (331)

林黛玉爱清幽 (333)

燃藜图 (335)

寿昌公主之谜 (337)

秦可卿为什么托梦 (339)

夏金桂的命名 (341)

曹雪芹并非遗腹子 (343)

史湘云的结局 (345)

恭王府与大观园 (347)

《红楼梦》中的酒 (349)

枕翠庵的茶 (351)

胡适谈甲戌本 (353)

脂评为什么被删除 (355)

周策纵咏红集句 (357)

“南直召祸”解 (359)

“风月宝鉴”从何而来 (361)

如何理解“借省亲事写南巡” (363)

释“凤姐点戏，脂砚执笔” (365)

眼泪流成大河	(367)
王闳运与《红楼梦》	(368)
曹振彦诰命中之误字	(369)
传说之订正	(370)
曹尔正诰命中之误字	(372)
萧红与《红楼梦》	(374)
明义与晋昌	(376)
“发其”非人名	(378)
碧纱橱	(380)
北静王与贾宝玉	(382)
惜春的画	(384)
“栅栏”与“堆子”	(386)
皇八子的病	(388)
首创大观园模型的杨令蕖	(390)
黄庐隐与《红楼梦》	(392)

第三辑 《西游记》《浮生六记》研究及其他

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	(397)
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	(407)
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	(411)
《浮生六记足本》考辨	(433)
《浮生六记》写于海外说	(456)
《浮生六记》考索	(459)
《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辨	(485)
《大唐太宗入冥记》校补	(494)
关于《窦娥冤》的评价问题	(502)
关于《金瓶梅》抄本的问题 ——敬复魏子云先生	(512)

汤显祖	(517)
袁中道	(527)
明代的对联书	
——《金声巧联》	(537)

附录 往事追忆

北大三院往事追怀	(549)
春天的期望	(551)
红楼忆往	(553)
张范民老师，感谢您！	(556)
往事依稀忆舅家	(558)
青灯有味忆儿时	(561)
惜山鹰	(563)
月夜小品	(564)
中秋词	(565)
记一首诗	(566)
滑雪去（留苏漫记）	(568)
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灯谜晚会	(570)
《临江仙》词	(572)
方城之趣（闲情偶拾）	(574)
立此存照	(576)
刊头语	(578)
珍贵的集体日记	(579)
寄怀大兄二首	(582)
编后记	(583)

第一辑

红楼梦研究

曹雪芹佚著辨伪

曹雪芹，这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有关他的生平传记的材料，流传下来的是这样的少，我们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在《红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中，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这方面的新材料发现，来弥补一些空白点，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共有的心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对这类新材料要客观地对待，要进行科学的鉴定，而不能从主观的意愿出发。我们应当像毛泽东同志在当年所教导的那样，“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

自曹雪芹逝世以来，先后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捏造的材料。就作伪者的动机来说，或别有用心，或拾人牙慧，以讹传讹，或好事缘饰，追名逐利，不一而足。例如，有人指名道姓地造谣说，曹雪芹的后人在嘉庆年间犯“叛逆”案，被诛，因而灭族覆宗。^②造谣者的这种行径，同他们的封建主义立场，同他们对《红楼梦》一书所持的反动观点是分不开的。他们诋毁《红楼梦》是“淫书”，“伤风教”，“诱坏身心性命”，所以非把“果报”之类的胡说加在曹雪芹身上，否则不足以泄其恨。再如，有人诡称，访得曹雪芹“原稿”三十卷，并捏造曹雪芹老母家书一封，一并刊刻行世。^③这些作伪的伎俩并不高明，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很快就不为人所重视了。

正是由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如此切望更多地了解《红楼梦》作者的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1—822页。

②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汪堃：《寄蜗残赘》卷九；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

③ 无名氏：《后红楼梦》，逍遥子序。并可参阅裕瑞《枣窗闲笔》。

平，因此对于任何关于曹雪芹的新材料的发现，都应当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给予科学的鉴定。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证据，经过分析和综合，得出可靠的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想来探讨一下吴恩裕同志《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①（以下简称“吴文”）所介绍的曹雪芹新材料的真伪问题。

一 几个疑点

吴文介绍了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的大概内容，并着重介绍了其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还披露了经他校补的曹雪芹自序的全文、董邦达序言的全文、敦敏《瓶湖懋斋记盛》的前半部分，并公布了一首曹雪芹的自题画石诗。但所有这些新材料，都不是原件实物或原件照片。据我们所知，吴恩裕同志也确实未见过原件实物或原件照片。他见到的只是摹本或抄件。而描摹或抄录的时间，据吴文说，则20世纪40—70年代兼而有之。有的情况更仅仅是他从旁人嘴里听到的。这都不免给予人们一种极特殊的感觉。

向吴恩裕同志提供摹本、抄件和口述材料的某人，吴文没有公布他的真实姓名，而只用“抄存者”称呼他。这位抄存者所提供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有的已在吴文中作了转述。我们细读后，发现其中存在着若干难解的疑点。试择要列举于下：

第一，吴文在叙述新材料发现经过时说，1944年抄存者见到《废艺斋集稿》时，“由于抄存者当时不知道曹雪芹的遗著流传极少，故对这部遗稿也并未注意。仅仅……把其中关于风筝的部分，描摹下来；其余的几种，都忽略过去了”（二页）^②。但吴文在介绍《废艺斋集稿》八种著作内容时说，第一册关于金石的手稿，“有彩绘的图式，抄存者曾描下几个，惜已遗失”（三页）。第三册关于编织工艺的手稿，“抄存者说，他还存有‘鸳鸯戏水锦’的图案”（三页）。第四册关于脱胎手艺的手稿，“现在抄

^① 该文载于《文物》1973年第2期。

^② “二页”，指《文物》1973年第2期第2页。下同，不另注。

存者还保存一个摹制的为做风筝用的脱胎鹰头”（三页）。请看，既说是“其余的几种，都忽略过去了”，又说是对其余几种还描下几个彩绘的图案，甚至还做了一个脱胎的摹制品。抄存者的说法难道不是明显地前后矛盾的吗？

第二，抄存者当年描摹风筝部分时，“那个日本商人金田氏很看重《集稿》”，“每天他都亲自把书送来，坐待描摹到一定时间，又拿回去”。“描摹的工作完了之后，金田氏就把《集稿》收回”（二页）。这里讲的过程比较清楚。但在后文却说，第八册关于烹调的手稿，“杨懋谷曾把这部分抄下若干条”（三页）。这个杨某人突兀而出，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得到了接触这部被收藏者看得如此珍贵的《集稿》的机会的。

第三，《南鹞北鸢考工志》及其他七种手稿为日本商人金田氏所藏，1945年后“就不知下落了”（三页）。可是，抄存者却说《考工志》至少还有五种抄本存在过（一〇页）。这五种抄本又是何时何地所抄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四种称为“赵雨山家传的本子”，此赵某人不是别人，正是抄存者在“研究”和“编印”风筝图谱的“过程中”向之“学习扎糊风筝”的人（二页）。试问，抄存者与赵某人既然有如此接近的关系，“赵本”当时为何没有出现？抄存者当时为何反而要舍近求远，费时费事地去描摹金田氏的藏本？

第四，吴文说，“《瓶湖懋斋记盛》虽是金田氏买走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附录，但据抄存者说，一九四四年抄录时，他并没有注意这篇附录，也并不知道‘敦敏’是什么人，因此，根本没有抄下来”（一五页）。读者不禁产生疑问：既然如此，吴文公布的《瓶湖懋斋记盛》的前半部分又是从何而来？据吴文说，“抄存者于一九七二年给我看的《记盛》三页残文，据他说是他在一九七二年初借自敦惠的后人金福忠的”（一五页）。金福忠是不是敦惠的后人，下文将专门论述，这里暂不涉及。金福忠借出的三页残文，不知是出于金福忠家传的旧抄本（一〇页），还是近年的抄件？吴文只是笼统地提到，未加任何具体的说明。如是原抄件，为什么家传的《考工志》抄本的正文没有保存下来，反而仅仅保存了它的附录？这种现象恐怕是十分奇特的。我们想，如是家传的原抄本

的残页，那一定会受到吴恩裕同志的重视，岂有不像风筝图式那样制成图版加以介绍的？这样看来，又有可能不是家传的旧抄本的残页。吴文在另一处说过“据原抄者说”（一六页）。这个“原抄者”应指另一人，有可能是近年所抄。如是近年所抄，则又太令人生疑了。既然抄于1972年前后，则家传的原抄件必然同时存在。直接拿出家传的原抄件，岂不更能取信于人？

第五，上文已指出，抄存者1944年没有注意到《瓶湖懋斋记盛》，也根本没有把它抄下来（一五页）；抄存者1972年给吴恩裕同志看的只是三页残文（一五页），缺后半部分（四页）。可是，吴文又说了这样一句：“据抄存者说，他所看到过并用口语译出已散失的那部分文字，记雪芹的事更多。”（一六页）读者不禁要问，抄存者是在何时何地看到过“已散失的那部分文字”的？要知道，“敦记”前半部分的残文，他是迟至1972年才提供给吴恩裕同志的。既已看到后半部了，为什么又不直接录下（字数少，也省事），反而去用口语译出（字数多，翻译、抄写都费时）？这同样是很费解的。

第六，曹雪芹的自题画石诗，据吴文介绍说，也是由那位抄存者所提供的，其来源是他的外祖父富竹泉的手稿《考槃室札记》（一三页）。以情理而论，这部《考槃室札记》中既然有这首诗，总会有些说明文字，或详或略地交代它的来龙去脉，何况据说富竹泉的家庭“是爱好《红楼梦》的”（一三页），当然更应大书特书了。可是抄存者所提供出来的只是光秃秃的一首诗，有关记载只字不见，这是什么缘故？吴文说，“富竹泉因其祖父盛紫川是清朝恭王府的管家，故得由某贝子家中看到此诗。原诗可能是写在扇面上画的石的上端”（一三页）。这些推测又是根据了什么？《废艺斋集稿》据说已由日本商人带走了，下落不明；这部《考槃室札记》又在哪里呢？如果拿出来，岂不更能取信于人？

不言而喻，由于有这几个令人难解的疑点的存在，广大读者对抄存者提供的新材料表示不能轻易相信，正在情理之中。

关于抄存者，吴文曾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据吴文说，抄存者曾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北京的北华美术学院读书，习绘画和雕塑”；他曾和一个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合作编印一部《风筝谱》”；他曾“到各图书馆”借